

生活流水

老井

胡文燕

炎炎夏日，老井发挥着降暑的重要作用。井深十几米，趴在井口，一股雾状的凉气扑面而来。从老井里提上一桶水，双手鞠一捧，闭上眼睛，呼出鼻息，呼哧呼哧地洗把脸，那感觉像是一头扎进了溪流里，凉气从头顶蔓延至肺腑，再到四肢，特别凉爽。小时候暑假期间，正逢农村搞双抢，田地里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把井水脸，缓解高温带来的燥热和疲惫。

井水冬暖夏凉，是农村生活中少不了的法宝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大部分家庭没有冰箱，饭菜煮多了，就用盆子装起来，放到盛满井水的水缸里，透凉低温的井水，像冰箱一样保鲜。一夜过去，饭菜凉透透，比起现在冰箱的保鲜功能毫不逊色。

晨起下田，提上半桶井水，泡上一个滚圆的西瓜。待收工回家剖开，凉意袭人，瓤红籽黑，一口咬下去，带着井水凉气的瓜瓢，沙沙绵绵，如糖如霜，在冒火的口腔内游荡，一天劳作下来的艰辛疲惫，在井水的熨帖下慢慢消退。

被烈日暴晒了一天的晒谷场，夜晚就是纳凉的场所。吸附了一整天烈日的晒谷场，就像吐着热浪的蒸汽机，让人如坐针毡。若是提上几桶井水，泼在场地上，搬上摇椅凉床，就着漫天星光，吹着丝丝缕缕的晚风，在萤火虫的乐队里，在家长里短

的念叨中，就可以享受着独属于这个夏夜的快乐和惬意。

印象里，夏日的水是紧缺的，供不应求。家门口的菜园，栽下去的菜苗蔫巴着，如嗷嗷待哺的婴儿。这个时候，父亲接上水泵，推上电闸，水管里来自大地深处的清凉井水，哗啦啦涌出来，爬向了龟裂的渠沟，再缓缓流进菜畦，滋润着菜苗的根须。我最喜欢拿着水管放水，卷起裤腿，捏住水管口，清凉的井水从指缝间飞溅四射，脸上、脖子上都被凉气弥散，用脚丫踩一踩，那凉气便涌上全身，让人猛地打了个激灵，感觉真爽快、真过瘾、真刺激。

老家的水井是必备物，一家一口，敞口井，配上水桶就可用，通常是铁桶外沿坠把铁锁，铁桶触到井水便歪向一边。压水井，需要用水瓢先引水，将压水井的把手提高，待水井里的橡胶垫片下放，再缓缓倒进水，平缓有节奏地上下抬压，不一会儿，一股清流便顺着铁管口缓缓流出。

清凉的井水，烧出了家常便饭，灌出了满园葱茏。

贪恋井水的清凉澄澈，喜欢它的润物无声。日子何尝不是这样，经得起日复一日的平淡，守得住自己的一方天地，不攀附高低，不人云亦云，用心如井水的澄澈心态，去跋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。



真香 子楚 摄

流年碎影

印章趣事

杨兆宏

少年时期的我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总爱捣鼓些稀奇古怪的事儿，刻印章便是其中一桩。

我刻印章算不上无师自通，因为离通的水平还差十万八千里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它的痴迷。

刻刀最初是用细长的铁片磨制而成，硬度欠佳，没刻几下就变钝了。后来，我把大号铁钉尖端砸平，磨成刀状。虽说这铁钉刻刀也不耐用，胜在取材方便，制作简单。

没有合适的料子，我就拿砖头打磨。可砖头里有沙子，好不容易磨好的章坯子，要是刻的时候遇上稍微大粒的沙子，便前功尽弃。偶然的机，我发现象棋筒简直是刻章的绝佳材料，木质象棋纹理细腻，硬度恰到好处，既不容易破裂，又不伤刻刀。那段时间，父亲的象棋可遭了殃，常常摆开棋局就发现不是少了卒就是不见了兵，只能拿石子顶替。有一次父亲下棋时和对方吵了起来，原来双方都有用石子代替的棋子，结果因为分不清楚都说是自己的，争得不可开交。我这个罪魁祸首胆战心惊地躲在一旁，生怕受到牵连。后来我学聪明了，专挑老将、老师傅和士象下手，毕竟它们活动范围小，位置固定，不容易引发争端。

对我而言，刻印章最难的莫过于把“反字”拓写到磨好的印面上。我摸索出一套方法，先给印面四周抹上墨水，轻轻往纸上一盖，印面的大小和形状便清晰呈现出来；接着用铅笔划分每个字的区域，再查找每个字的篆书写法，写在设计好的区域里，并反复修改到满意为止；最后，用钢笔将字描一遍，趁着墨迹未干，迅速把印面对准字迹按下去。这样，反字就拓在了印面上。后来，遇到简单的字，我干脆直接反着写，写得多了，竟也能和拓印的效果不相上下。

刻字是危险又考验耐性的活儿。那时的我压根不知道还有印床这种神器，只能一手紧握印章，一手捏着刻刀直接上阵。刻刀在手中难以驯服，稍不留神手一滑，锋利的刀刃就会划伤手指，轻则破皮，重则鲜血直流，可即便如此，也没能浇灭我刻章的热情。

初中时，有个女同学托我帮她刻枚印章，我思索再三，刻下“思杨”二字。女同学满脸疑惑地询问缘由，我一本正经地解释，说“思杨”就是要学习杨树坚韧不拔的精神。那时，我们正学习《白杨礼赞》，老师饱含深情的讲解，尤其是那绘声绘色的朗诵录音，让我们沉醉其中。女同学半信半疑，终究还是相信了我的话，拿着印章到处盖。没想到不到一周，班上就传出那位女同学暗恋我的谣言，而且有图有真相。那位女同学非常懊恼，我却暗自得意。

有一年，我买了本《现代汉语成语词典》，谁料不到一个月就丢了。半年后的一天，我竟在另一个班里发现了它。我没直接找那位同学理论，而是向班主任说明情况。班主任叫来那位同学对质，对方却一口咬定词典是自己买的。我不慌不忙，翻开盖有藏书章的那一页，那位同学当场就蔫了，承认了偷书的行为。

如今，曾经炽热的少年爱好，早已退潮隐匿在心灵深处，那些爱不释手的印章，也大多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。唯有书架上一本本泛黄的藏书，书页间那几十年不曾褪色的红印章，宛如一首首悠扬的老歌，诉说着那些难忘的少年时光。

家园小景

屋顶上的纳凉时光

张天成

小时候住在乡下老家，每到夏夜，屋顶就成了纳凉避暑的好地方。早早吃过晚饭，我们便卷上凉席，踩着梯子到屋顶纳凉。此时，屋顶还残留着阳光炙烤的余温，光着脚踩上去，温温的，很舒服。屋顶上很开阔，阵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风一吹，一动不动的树叶突然苏醒过来，叶片相互摩擦，发出细碎的声音，像是一首舒缓的乡村民谣。屋顶后，邻家的丝瓜藤悄悄爬了上来，几朵黄色的小花探出头，送来淡淡的清香。不远处几盏灯火零星亮起，与渐暗的天空相映成趣。不知何时，月亮已悄然爬上屋檐，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下，为屋顶镀上一层朦胧的银边，美丽极了。

我们将凉席铺展开来，躺下身，后脑勺枕着双臂，任目光游走于广阔的天幕。深蓝色的天空，广袤无垠，带给人无限的想象，也承载着儿时太多的梦想。那时，我和姐姐常常仰望夜空，诉说各自的梦想。姐姐想要考到大城市，当一名人民教师。我却对着夜空许愿，将来能当一名小卖部售货员，有吃不完的零食。

在屋顶纳凉，才躺下一会，便有蚊虫嗡嗡地在耳边回旋，

一看身上早已被叮了许多小红疙瘩。我和姐姐才不怕呢，会互相在对方被叮咬的小红疙瘩上，用指甲轻轻掐出一个十字的形状来止痒。忙完手里的活儿，母亲也来到屋顶，她拿来花露水，给我们轻轻涂抹在痛痒处，清清凉凉的感觉瞬间涌遍全身，花露水的芳香也弥漫开来。屋檐上挂着母亲自己编的艾草火绳，这是母亲的驱蚊神器，她将晒干的艾草火绳点燃，一缕缕青烟四起，散发出淡淡的艾草清香，蚊虫瞬间全都不见了。

在屋顶纳凉，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靠在母亲腿边，缠着她给我们讲故事。《哪吒闹海》《封神榜》《宝莲灯》等神话传说，母亲讲过无数遍，可我们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。父亲有台老式收音机，是我们纳凉时的忠实伙伴，里面循环播放着《甜蜜蜜》《军港之夜》《追梦人》等歌曲。伴随着悠扬的旋律，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轻轻跟着哼唱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在屋顶上空飘荡。

夜渐渐深了，屋顶上静谧极了，只有风的低语，还有草丛中若隐若现的虫鸣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却又很快归于宁静。在这方小小的屋顶上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，没有了生活的琐碎，没有了学业的烦恼，只剩下单纯的快乐。“太晚了，快下来睡觉！”听到父亲在院里唤我们回屋休息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屋顶。

如今，我坐在城市的天台上，闭上眼睛，任由思绪随风飘荡，儿时的一幕幕在眼前不停闪现。那时的快乐简单而纯粹，也承载着温暖的亲情故事。

